

(接上期)

胡师傅答应一声说：“好的，放心吧。”

我看见小张科长渐渐消隐在人流中，就朝着她的背影说：从此，美华妹妹你就长在了我心里了。

车子一开出场区，大路上行人骤减，路两旁新建的农场居民社区，楼房红黄相间，鳞次栉比。想起月清嫂曾说过，在田地里散居的种植户，将逐渐搬迁到城镇附近的楼房里居住，房价便宜，有水有电，集体供暖。尤其是在新疆寒冷而漫长的冬季，这温暖洁净的楼房，将是最舒适的住处。

窗外的色彩，在不经意间发生着改变，这跟来时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我说：“棉田像天色一样暗淡。”专注开车的胡师傅“嗯”了一声，看我的眼神有些疑惑。我笑着指指窗外，说：“你看胡师傅，白棉花快被摘光了，只剩下灰突突的棉裸子了。”

他说：“是的，第二茬花快摘完了，今年采收工作完成大半了。不过，还有一些晚开的棉花没有采完。”

果然，随着车子的游动，隐约看见远处一片片银白。

路边白杨树也少了颜色，那些动人的明黄暗绿，大都被风和时间褪去了。沟渠、土洼里的簇簇茅草，倒是焦枯得有些特色，是那种老辣的陈黄，犹如老拾棉工的肤色。

发现一片被砍倒的玉米杆，也许是被大型收割机连根旋倒的。无论怎样，我看它们时，它们已经铺陈了一地。那么大的一片黄，二三百亩的驾势。这段日子看惯了大棉田，这那么大的玉米地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突然瞅见了马，我示意胡师傅放慢车速，车子似一匹乖巧的黑马，在一渠之隔的路边停下。

这马，不是一匹，是很多匹，三五成群，棋子般撒得满地都是，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大马。在中原老家，从小长到大，我见过的真马不过几匹。此时，有三匹马离我们很近，一匹枣红，一匹浅黑，一匹银白。我能看见马们长睫毛的大眼，还有油光闪亮的毛皮。我小心而细致地看马，打开相机偷拍它们。马儿不抬眼看我，见多识广的模样，它也许压根就不屑我的这些小动作，它们自顾啃嚼那半干犹甜的玉米秆。很气势地把躺倒的杆子叼得站起来，马嘴巴一错一磨地嚼，嚼得甘甜生香。

到达五家渠的时候，天阴沉得像快生铁。

胡师傅把后备箱里的东西卸下来，提进宾馆一楼大厅，这时天上响起一阵雷声。我催促胡师傅开车快走，因为在看马的时候，他接了一个总场的电话，让他去机场接一位领导。当时我还问了一句，是杨副政委回来了吗？他说不是，政委还要学习一段时间。

胡师傅从劳动宾馆接我去新湖农场，现在又把我安全送回了这里，这位军人出身的兵团老司机，尽职地完成了杨副政委交代的任务。

送他上车的当口，又闪过一个雷电。我说：“胡师傅谢谢您！这风里雨里的，你都把我护送过来了。”他憨厚地一笑，说：“这算个撒？以后需要我，打个电话就成了。”

雨雪还没下，我的眼睛却提前淋湿了。

眼见那辆黑色的小车，鱼一般滑入车流，尾部的红灯一闪一亮像两盏星星。

宾馆前台的服务员已经认得我了，她们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回来了老师，那边的工作结束啦？”我说是的，暂时告一段落，将要转到下一站。

下一站去哪呀？我一直没有问唐大，唐大也没跟我说，也许是电话里说不清楚吧，反正他一会儿就到了，见了面再说。

趁这个空档，我一个人走出宾馆，想再看看五家渠这个我出发的地方。对面那条南北大道，两边密集的杨树，树叶不再密集，我走过去，树叶抱上我的脚，一路焦躁地响。记得我初来那天，也是这样漫步，树叶还不是老，它们栖息在高高的枝丫上，在风中做拍手状。没有想到那么多的树叶一起鼓掌，声音会如此震荡。

一辆满载棉花的大卡车刷地驶过，刷地又一辆，车厢里的白棉花挤成一团，疲塌塌地，远没有在棉田里精神。看样子它们是睡了一路，只有到了棉场，它们的白云梦才会苏醒。又一辆大卡车从我身边驰过，树叶们马上松开了我的脚，追着车轮使劲儿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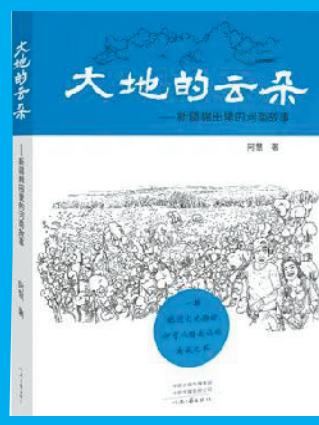
小雨就在这个时候下来了，雨丝细细柔柔，打在身上凉哇哇的，仿佛在空中冻了好久。

我跑回宾馆给唐大打电话，告诉他别来了，天快黑了，雨夜路难走，还是明天去吧。唐大在那头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也好，他刚才在开会，没及时回信息。

# 大地的云朵

|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我心里一放松，身子就乏了，软在沙发里不想动弹。还是支撑着起来办了入住手续，回头去提行李箱，手脖子软得棉花条。门卫大哥有点看不过，他原本正在门后躲雨，这时他弯腰提起我那两箱干果上了楼，我跟在他身后，行李箱东磕西碰，沉得拽不动，活像装了一箱子大元宝。好在是二楼，拐角就到了。门卫大哥放下东西要走，我叫住他，从行李箱取出炒瓜子，把大哥的衣兜装得满满的，他双手捂着口袋下了楼。

屋子里暖烘烘，身子像是被融化，奶糖似地稀软。心中感念，饥饿时，有口饭吃就好；下雨时，有个藏头的地方就好，况且，这是一个整洁的有暖气的房间呢。

箱子里湿潮的衣服仍旧

湿潮着，一件件晾起来，我这才从从容容、规规矩矩地洗了个大净。

窗外，一棵柳树发疯似地直甩脑袋，我趴在窗边看，雨把窗玻璃打得哗哗响。

好像刚睡着，散了架的骨头，正从四面八方往一处对接，身体麻麻扎扎的痛。迷迷糊糊听见手机响，一看是唐大，唐大在电话里声音很大，他说：“姐，我马上到，你收拾一下咱们马上走，叔叔一家在等呢！”

我听明白了，利索地答应了。

又一次把苦命的湿衣服塞进箱子，马不停蹄地收拾刚铺开的战场。正提箱子走，唐大进来了，头发和肩膀雨点闪闪。顾不得多说，我说，走！

唐大的轿车前后亮着灯，雨在光柱里垂着银丝，看起来明显地小了。放好箱子，正要上车，发现副驾驶座上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。唐大介绍说：“我媳妇！”

“哦，是弟妹！”我亲热地隔窗和她握握手，说：“我手凉，别冰了你！这大冷的天儿弟妹怎么也跟来了呢？”

唐大媳妇笑容清甜，声音也柔，她说：“我也想送送阿慧老师，就跟来了。”

我在后排坐稳，纠正唐大媳妇说：“叫姐吧，别叫老师。听唐大说你也是回族，咱俩都是回民闺女，亲近着呢？”

她侧着身子跟我说：“是的姐姐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”

闻到哪里有饭菜的味道，混合着陈醋和芝麻油香，低头一看，旁边坐下放一只小纸箱，纸箱里三袋食物系着口，那饭香还是没系住，源源不断往外溢。

唐大回头说：“姐，这是给你带的饭，米皮、拌面、炒拉条。这家清真店很有名，特别是米皮很好吃，我俩吃过就给你捎了些。”

我摸摸食品袋，感觉还热着，这么多天没见油星，今天只吃一顿饭，这会儿喉咙里好似长出了一只手，真想抓起来就吃。毕竟车上不是进餐的场合，何况车里还有个正害口的孕妇。

还是缩回手，连喉咙里那只也缩回了。很矜持地坐直身子，对前头的夫妻说：“真没想到啊，你们俩考虑得那么周到！到地方姐要好吃一顿，买了这么多，连明天的饭都有了。”

说话间，车子已开出了宾馆大门，驶向昌吉市方向。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

楼房、树木湿淋淋地站在路两边。雨下小了，风刮累了，我的心劲儿却大起来，小猴爬树似地蹭蹭往上窜。我被前头无数个未知激动着，那些不可知的遇见，那些未相识却即将相识的命中人，那些鲜为人知却等我相知的好故事。一如今晚摸黑送我的这对夫妻，都让我陡生惊喜而又满心感念。

趁唐大给车加油的空当，我下车问孕妇：“妹妹，你感觉还好吧？要不你们先回家，我今晚住市里，咱明天再出发。”

她说：“没事的姐，我上班闷一天，跑跑还行。”

唐大接话说：“放心吧姐，结实着呢。”

我知道，这初孕的三个月胎儿是不稳定的，是不能颠簸的，如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担得起责任呢？这唐大也太过冒险了。唐大却孩子般地嬉笑着说：“下雪了！”

瞬时，天地间一片响，低头看，我兴奋得直想跳。比我更欢喜的是那些刚落地的小冰粒子，它们似一群赤裸的空降兵，擦过树枝，弹过车顶，跌落在硬地上，也不嫌疼，光亮着小身子，蹦跳出晶莹的快乐。

“出发！”唐大先生快乐地喊。

我们仨抖落身上的冰粒子，上车，出发。

我问唐大：“你那叔叔——我那老乡的家离这不远吧？”

他说：“不远，一百三十公里。”

“什么？这也太远了吧！多久才到啊。”我还真的懵了。

“很快，来回四个多小时吧！”

“啊？你们俩还要连夜赶回来？”

“是！”这回是男女声一起响起。这小两口还真是步调一致。

雪，就在这时候下来了。雪片白羽毛似地飞下来，有几片懵懵懂懂撞到车窗上，在那里趴上一会儿，就不见了。忍不住把手伸出去，让雪花落在我手心，接到凉凉的几朵，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它就没了。雪花们经不住我热腾腾的期待和爱，它们湿黏在我的掌纹理，也润湿了我的一片灼心。

只是我第一次在秋季见到雪，来新疆不足一个月，却仿佛经历了一年四季，眼下竟貌似冬天了。唐大说：“我们新疆一般从十一月到来年二三月份都有雪。那年我们四个学生在叔叔家拾棉花……”

(未完待续)  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